

革命斗争系列小说之二

城外枪声

龙行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革命斗争系列小说之二

城外枪声

龙行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城外枪声/龙行著. —西安:太白文艺出版社,
1998.9(2007.1/重印)

ISBN 7-80605-677-7

I. 城… II. 龙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2127 号

城外枪声

龙行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)

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信达雅印务公司印刷

890×1240 毫米 32 开本 9.75 印张 2 插页 210 千字

1998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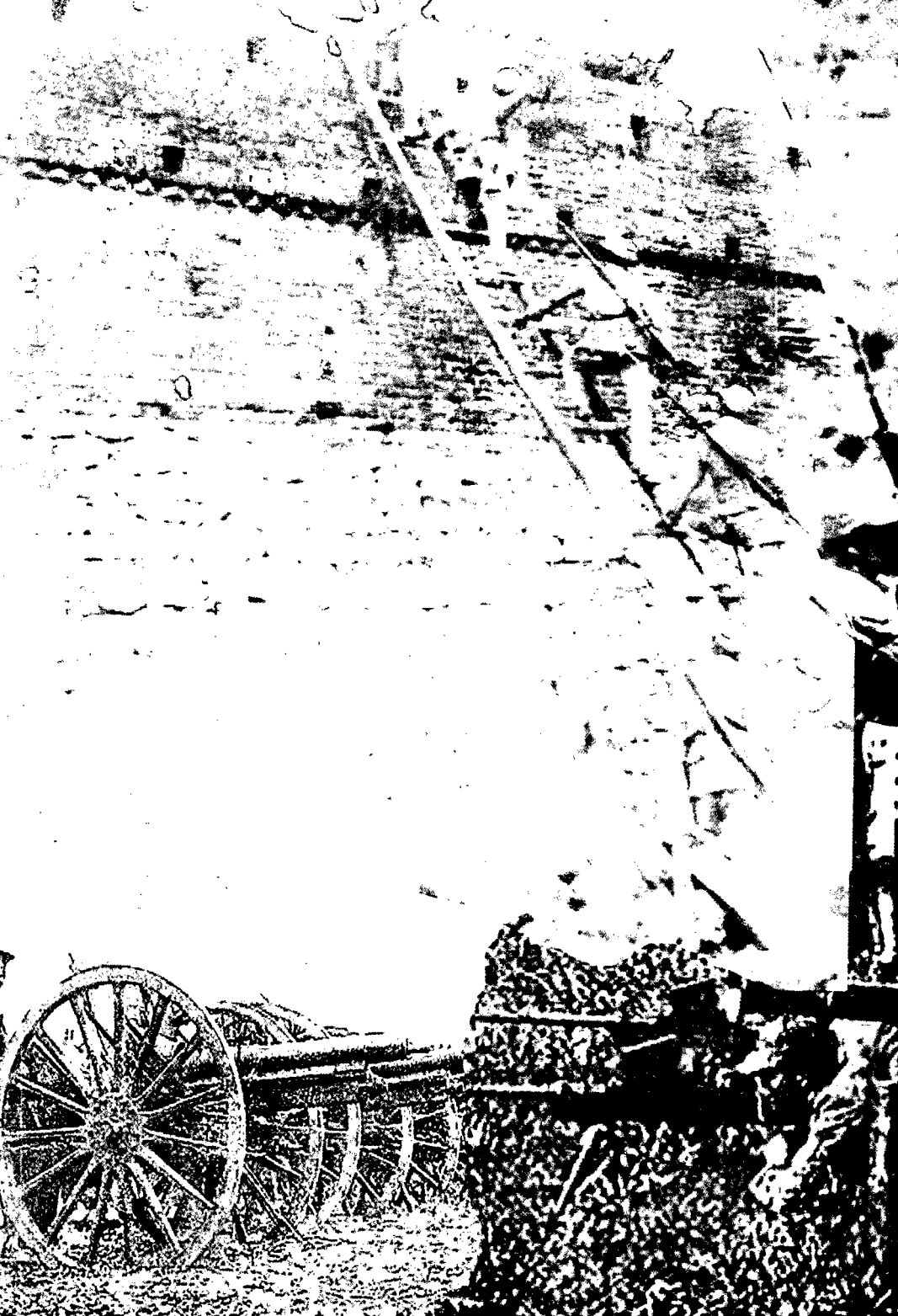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80605-677-7/I·582

定价:20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710043)



目 录

第一章 敌人入侵	(1)
第二章 打进敌营	(28)
第三章 初次磨炼	(60)
第四章 夜袭郝家堡	(103)
第五章 玄马湾策反	(116)
第六章 闯哨站	(156)
第七章 夜战高滩	(177)
第八章 西府之行	(191)
第九章 营救郑安	(220)
第十章 最后的决斗	(271)

第 一 章

敌人入侵

—

春节过后,已经是阳历二月下旬,陇东高原仍然是寒气袭人。早晨,露出地面的太阳,被飕飕的寒风,刮得一点暖意也没有,好像谁抽去了它的热量似的。人们从地坑子窑洞的庄院里,通过十多米长的坡洞,走上地面,刺骨的寒风袭来,使你肌肤骤然紧缩而颤抖。

一九四七年,春节余兴还未从人们的心头消散,边界重镇驿马关一带,前两天就有人传说,敌人要进攻我们边区啦!人们常说:“无风不起浪”。过了两天,我方边界的驻军——回民骑兵团五连,都在边界的营地,携带全部武器,开始日夜守卫在碉堡里;马匹个个备上鞍,驮上了战士的行装,集中在碉堡附近的壕坎下和围墙里隐蔽,全都进入严密的警戒状态,准备同敌人战斗。

这时,庄里的群众开始离开平塬,向深沟里转移了。但村子里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,目前进入分地、量地阶段。边界的炮声枪声愈来愈频繁了,可是贫雇农仍然跟着土改组的同志,在寒风刺骨的田野,继续分配和丈量土地。这些跟着土改工作组不散

的贫雇农，他们都晓得，有了土地就是有了粮食，有了钱，有了幸福。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进攻边区，并不那么十分恐慌和忧虑，因为他们不相信，反动派能把共产党消灭了。要真的到了那个地步，“那才是狼把虎给镇住了！这可能吗？”所以，尽管边界上炮声响的多凶，他们也不怕。他们准备保卫从地主手中夺回的果实。

孙家塬是一个以深沟为界，有驻军在塬畔把守的要塞。大约在吃早饭的时候，敌人对这边塬畔激烈的炮击打了十余分钟停下了。战士们多数都进入休息状态。这样的时间约过半小时，前沿阵地观察哨的战士，突然发现从边界那边的塬畔上，有两个人影在移动，向沟下跑来。这时，听得敌人从塬畔向沟下打了几枪，那两个人闻枪声跑得更快了。他们忽而出现一阵，忽而又被坡道上的土丘遮掩住了。

我军哨所的战士，目不转睛地盯着从那面塬坡跑下来的人影。他们是什么人？现在还看不清衣着和面容。从他们快步跑动的速度看，像是两个壮年人。他们跑下沟，朝着这面塬坡爬上来了。战士们从上塬的坡道成斜侧的角度看，前阵子看不清他们的衣着，这时已经看清了：他们穿着肩上、腿上打着深色补丁的浅蓝色的旧棉衣，肩上各搭着一条白山羊毛织成的、约四尺长的一条装粮食的口袋。他们的年龄一个约三十岁左右，另一个约二十岁出头。

我军五连连长郑阁云，命令两个战士，避开下，面上来的人，从小路向沟下跑去，然后暗中尾随他们。连长想：既来就不要让他们中途又跑掉，不管是什么人，他得问问那边的情况。正当这

两个人快上到塬畔时，几个战士突然从路旁的隐蔽处站了起来，喊道：“干什么的？”那个年纪大的微笑着要答话；二十岁左右的那个年轻人听到喊声，吓得转身往回跑去，被下边尾随的两名战士给截住了去路。

只听那个年龄大的人说道：“老总，我们是到这边买食盐的。”五连连长将他们仔细地观察了一阵，觉得他们是伪装的农民。理由有三条：一、听这人答话的口音不是本地人；二、将他们耷拉在眼眉上面的毡帽拿下来一看，两人额前恰好都留有戴军帽被晒得黑白分明的痕迹，而不是现在戴毡帽的痕迹；三、当这两个人从对面塬上跑下沟时，敌人鸣枪追赶，显然是蒙蔽我们、掩护他们的手段。他考虑了这些，便命令将这二人蒙起眼睛，拉到附近一家老乡院子，再作审问。

郑阁云最初显得和蔼地样子问道：“看来你们是拉米当兵的，对吗？”

老兵惊恐地解释道：“老总，我们确实是过这边买食盐的。”

连长发火了，喊叫着说：“你们是买食盐的，那你将带的钱拿出来让我看看。”

只见两个可疑之人，每人陶出一万元一张的边币一大卷，各有几十张。郑阁云似乎又识破了他们一个诡计，追问了一声：“还有别的钱吗？”

老兵说：“老总，上这边来，不敢带违禁的货币。”

郑阁云倒是被这个老兵提醒了个问题，他想：“老子在这里把守边界，少说也有两年了，那边的群众过来赶集，买卖东西，多

是拿着这边需要的布匹、棉花和日用品，以及在这儿凑合着能用的硬币——银元来交易。怎么他们却是如此的守规矩，全拿着合法的边币！“他认为掌握的疑点够多啦，得要给他们点脸色看看。便向看守的士兵严厉地说道：“这是他妈的两个探子，给我绑起来！”

“唉，老总，我们是老百姓啊……”老兵辩解着。

郑阁云守边界有与各种人交往的经验，为他省去了许多口舌和时间，他向那个老兵驳道：“什么老百姓，我看你们就是探子！”他说着给拉着那个年轻人的士兵扬了一下手说：“将他带进窑去，我来审问。”

战士应声，将年轻人押到连长指定的那孔窑里，连长指着年轻人说道：“你可晓得我单独找你谈话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那个士兵目瞪口呆地愣住答不上话。

郑连长又开始和蔼地对他说：“我看你是个穷人家的孩子，能给我们说实话，才首先找你谈话……”

年轻人一听，这人对他这么同情和信得过，他张口要说什么，郑阁云已经看出，指着那个年轻人说：“你不要急着回答我，听我讲完再说。如果你讲了实话、真话，我就发给你路费，放你回家去。”

“啊呀，好长官哩！我是抓来当兵的。我给你们说实话，我们是十七师一四四旅八团团部的侦察兵。那个人是侦察排的排长，我是团部的勤务兵。”

“他怎么领你来啦？”

“不清楚。我只知道参谋长叫我给排长当个小弟弟，装着

到这边买食盐，通过老乡侦察你们这边有多少部队。长官，那边今天就要进攻你们啦！”

“你晓得西峰来了多少部队！”

“部队人数我不清楚，番号听说除了十七师的一四四旅，四十八旅，还有新一旅和保安团。”

“他们分布的情况你晓得吗？”

“这个我实在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一四四旅的三个团，全集中在西峰至驿马关沿线三十多里的地段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沿线只有一四四旅的三个团？”

“报告长官，我们八团是昨天由西峰一直开到对面塬畔的，天亮才知道是边界的前沿地带。一四四旅的九团、十二团，紧跟在我团的后面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他们紧跟在你团的后面！”

“我沿路看到听到的。他们原来在我们团前面，后来又我们将我们团调在前面啦。”

“那你刚才说的四十八旅现在哪里布防？”

“这个我们排长知道，我实在不晓得。”

郑阁云正在审问这个小兵，只听边界炮声又打响了。小兵赶忙说道：“长官，这是山炮，炮兵是从师部调来的。”

“你知道有几门山炮调到你们阵地？”

“两门，只有两门。”

郑仔细一听，也就是两门山炮在发射。不一会跑进一个通讯员向郑报告：“连长，大股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，向我们进攻啦，对面塬上敌人分三路下沟啦……”

郑听罢，跑出窑洞。他对身旁的两个战士指着大窑之间上面一个小窑洞说道：“你们将他两个关在上面的高密里，将梯子拿掉，不要叫他们跑掉。”说罢，向前沿阵地赶去。他跑了约二百米，指示战士将马匹沿着一条胡同向后辙。接着向他们连队的阵地赶去。他看到大沟对面打过来的炮弹相当的猛烈，前沿有些交通沟已被打断了，有些地碉被震得快要垮了，部队调动和有效的火力阻击，都十分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阻击战打不好，敌人就很快爬上塬来了。因为敌人的炮击，多数炮弹都落在塬畔阵地附近，对我军甚为不利。他意识到马上得想个对策，改变这个挨打的局面。郑阁云可说是机智过人，大胆地命令全连每个排各抽出一半人，也就是两个班，从塬畔下到半山坡去，转移到那里向敌人作近距离阻击，可以避免敌人炮火的杀伤。他这么做了，效果确实不错。我军仍在居高临下，敌人全部都堵在沟底下了。

这时，骑兵团的首长向郑阁云打电话，询问阻击敌人的情况。郑阁云对团长讲了他的打法。马团长高兴地在电话中说道：“好啊，好极了！头次战斗你就肯用脑筋。”接着又说道：“你们再顶半个小时，注意听我的命令。给战士们讲，要能进能退，不要死心眼地硬打。”

“是！明白啦。”郑阁云接着向马团长说：“报告团长！刚才捉到了两个探子。据他们讲，四十八旅不在西峰方向，西峰只有一四四旅、新一旅和保安团……”

“你将他们押送到团部来。”

“报告团长，其中有个小兵，我答应放他回家。”

“好，就按你讲的放他走。”

“报告团长！”郑阁云接着又说道：“现在由于我连阻击有效，大股敌人被拥挤在沟底，请你调门迫击炮朝沟下放几炮，定能杀伤不少敌人。”

马团长道：“我正要问你这个。那你们坚持着打，我调迫击炮手来支援你们。”

庆城县委书记郑安、县长周祥，他们昨晚一夜未休息，不断地派干部下乡，打电话，了解各区群众坚壁清野的情况；督促干部搞好粮食、物资、公文档案的疏散和隐蔽。今日清早边界打响以后，郑安和周祥县长都在县委会议室。前阵子召开了县城各机关负责人会议，通报了边界的战况，下达了动员疏散的指示。这阵子他们正在召集县城里的一些知名人士开会。他们中间有县参议会的正副议长，一些住在城内的参议员，各学校的几位负责人。

郑安首先向大家介绍了边界敌军进犯的情况，动员他们跟政府疏散，并向他们讲解了全国战局的形势。他对挤满了会议室的各界人士十分庄严地说道：“诸位同志各位先生，今天请大家来的目的，想必都已知道啦。蒋介石进犯我陕甘宁边区的战事，诸位已经听到了传闻。我们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，同蒋介石的一场不可避免战争现在开始了。请同志们来，一是向大家谈谈今日早晨边界发生的战况；二是向各位介绍一下蒋介石

石发动全国内战，半年来敌我双方的战局形势，特别是目前形势；三是要求诸位能够暂时离开县城，转移到安全地方去。”他接着说道：“蒋胡匪军狂妄地进犯我边区，今日清晨，在一些边界的要塞地区，向我方一侧开始炮击。七时左右廖昂的整编十七师一四四旅和四十八旅，开始向我庆城的驿马关、赤城一带和合水县的西华池市进犯了。我边界守军给了敌人应有的还击，开始撤离上述地区。他们这次是真的来了，那么我们也是下定决心，要同敌人战斗到底！同志们，为什么敌人这次进犯的气焰这样的嚣张呢？这是由于他们自去年七月份，向我全国各个解放区进犯受到了挫折，损兵六十余万人。他们的将级军官被我生俘、击毙的已达七十余人，蒋介石感到形势对他们不妙，目前采取重点进攻。所谓重点进攻，就是抽调他们在西北还能机动的几十个旅，由胡宗南为总指挥，进犯我陕甘宁边区，妄图攻下延安，逼我党中央东渡黄河，扫清他们的西顾之忧。在东面，由陈诚、顾祝同指挥的三十多个整编师进犯山东解放区，企图截断我华北和东北解放区的联系，妄图一举获胜，以振士气，取得美帝更多的军援。”

郑安讲到这里，放下手中的讲稿，继续说道：

“同志们，党中央和毛主席早已看穿了蒋介石的狼子野心，准备同我边区军民、各界人士团结奋战，坚持与敌人战斗到底。”他说着，视线又回到讲稿上，接着说：“我们的方针是不死守一城一地，而是集中兵力，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。因此，在我们集中兵力的情况下，敌人可能要暂时侵占一些地方，群众受到一定的损失。当前我们首要的任务，是动员群众

把粮食、衣物都很好的坚壁起来。不给敌人粮食吃,这样他们要快速前进就有一定困难。”他讲到这里,拿起一卷打印好的宣传材料,说道:“同志们,各位先生,现在给大家送一份宣传材料,因为我们的会议时间不宜过长,不能在此一一宣读。这是一份我军半年来击毙、俘虏敌军的人数和将级军官的名单,它是一份比较完整的统计数字。它可以告诉大家,蒋介石发动的这场内战,仅半年时间所遭到的惨重损失。我们提到消灭他们的那个旅、那个师、那个军,不仅有番号和人数,还有旅长、师长、军长的姓名,以及被歼被俘的日期地址……”郑安讲到这里,停下来,让两个人将宣传材料分送给参加会议的每个人,会议气氛顿时活跃了起来,人们在翻阅着材料。

这时,只见会议室门口人群里闯进一个人,此人约三十来岁,身材魁梧,穿着一件皮夹克上衣,腰系皮带,右肩斜挂着一支盒子枪,左手提一公文皮包,向主席台张望。郑安认出他是地处边界的赤城区区委书记,威震一方的武工队队长李浩然。他赶忙提醒周县长说道:“你看,李浩然来了,请你去打个招呼,让他等会儿我们。”

周县长赶过去,领浩然到了他的办公室,一进门便说道:“你看,东西全收拾起来啦,水壶还有水。”他边倒水,边问:“怎么样,群众都向指定的方向转移啦?”

“对,群众由村干部带着,我派武工队掩护他们从昨天晚上开始转移。”

“老李。”周县长说:“县委提名你任县游击大队长,地委已经同意,我们现在都要抓武装斗争啦,你给咱们好好领着干。”

“我任大队长行吗？”
“行，怎么不行，你在边界搞武工队多年，干队长很合适。等会儿我们同郑安同志详细谈谈，你休息一会儿。”周县长说罢，又赶回会议室。

这时，周县长见一位老先生在讲话，他深有感触地说道：“蒋介石进攻边区，是‘羝羊触藩’，与人民为敌。善恶之不同，犹如火与水不能相容，奋起抗之乃是民心所求。”

另一位老先生说道：“蒋介石反共乃是死心塌地，众所周知，不过他们只图‘急功近利’，却缺乏‘回天之术’。我看他不是人民解放军的对手。”

接着，一位二十五六岁的英俊青年站起来说道：“中央首长讲得很对，共产党打仗的本领我是知道的，三九年我才十八岁，王维舟旅长介绍我去山西前线一二零师参军抗日，我们八路军既要打日本，又要同阎锡山斗争，我们部队与民众，真是鱼水关系。我们在人民的支持下，同敌人越打越坚强，势力越大，阎锡山就是斗不过。我觉得赢得老百姓的支持，敌人就无法战胜它。”

郑安听着，向他身旁的周县长低声问道：“这位青年他是何人？”周县长斜过身向郑安低语道：“他是已故分区参议会议长仲宝老先生的次子常三思。”

郑安等常三思讲完便接着说：“你说得很对，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，为人民的利益而战，我们的力量就比敌人强大十倍、百倍。首长告诉我们，‘三六年我军东征，部队调过黄河到山西，又从山西回渡陕北，由于群众的支持，我们都是无往而不胜。打

得东北军讲了和平抗日本；打得阎锡山心惊胆战，在太原坐不稳；打得马鸿逵损兵折将；打得胡宗南兵败山城堡；最后蒋介石也在临潼受到了教训。’”

郑安将首长的讲话传达到此，他放下讲稿说道：“诸位参议员先生，因为时间不多啦；有些未讲到的，请大家回去读读发的宣传材料。我们目前要做的事情很多，各位回去还要向家属们做工作，我要谈的到此为止。现在请周县长谈谈关于各位家属疏散的具体安排。”

只见周县长向郑安低语了几句，他站起来说道：“各位同志，郑书记向大家讲了目前全国战局的形势，我军的战绩，首长们的一些讲话精神，大家一定会受到鼓舞，我就不再讲啦。刚才接到白马铺乡政府打来的电话，敌人越过驿马关逼近了白马铺。我回民骑兵团继续在向北撤退。这样敌人距离我们这里只有四十里路程了，要赶快回去准备离开县城。我们在座的各位先生，长期与我党合作共事，肝胆相照，为三三制的民主政权作出了贡献。现在大敌当前，我们应该是荣辱与共，共同对敌。关于各位家属疏散转移的地点，需要具体的交代，各位议员暂且留步……”

周县长还在同各位议员商谈家属疏散的事。郑安离开会场，向周县长的办公室走去。他跨进门就喊着李浩然的名字说道：“浩然，你回来得好快！你们区坚壁清野的报告我们研究过啦，很好，就按昨晚上在电话里商量那几条办。”他接着问道：“你们说粮食在野地里挖个坑，埋下去，能行吗？”

“行。”李浩然解释说：“我们那一带塬上，气温凉，地里挖个

坑，周围围上谷草秆，粮食倒进去，三五个月不会发霉。在旧社会农民跑土匪，就这么藏粮食。只要伪装得好，敌人寻不出来。”

“好，敌人闯进我们边区吃不到粮食，他们的进攻就不会那么快。要告诉群众，每个家庭藏好粮食，就是直接参加了打击敌人的战斗。”郑安停顿了片刻，接着说道：“地委决定，将你调回县上，任命你为县游击大队长。我和周县长任政委。现在打仗啦，我们都要首先抓武装斗争。”

李浩然听罢，问道：“郑书记，县上的保安部队二三百，人不少，指挥员有的是，我们还要成立游击大队吗？”

郑安解释道：“各县的保安部队，要集中由军分区领导，他们要成立地方部队，建立营、团编制打击敌人。各县区乡发展游击队，要统一由县上领导。同敌人进行区不离区，县不离县武装对敌斗争。”

“我当这个队长，主要靠你这个打过游击的老红军指挥啦。”

“你怎么不行？在边界领导武工队多年，威震赤城一带，赫赫有名，你干得很好嘛。”

三

常三思从县委开会回到家中，见家门已上锁。他不由一惊！“母亲和妻子桂芳到哪儿去了？大哥他们到哪儿去了？”他便匆匆赶到舅家，一进大门，看到人们抱着包裹，提着箱子，有的从后